



FENG QI SHA FEI

风起沙飞

王國楨工作室

王国楨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风起沙飞

FENG QI SHA FEI

王国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起沙飞 / 王国桢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10-4532-5

I. ①风…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0663 号

风起沙飞

FENGQISHAFEI

王国桢 著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陈娟 陈熠
编辑助理 林阳
责任印制 曾晓峰
校对 沈前程
封面设计 最近文化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71

成品尺寸 155mm × 215mm
印张 21
字数 560千
制版 最近文化
印刷 成都万年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0-4532-5
定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需购本书, 请登陆我社淘宝网

淘宝网址: <http://shop102860618.com>



LEZARF STUDIO

临翰工作室 投稿电话: 13096319898



作者简介

王国祯，河南省叶县人，1951年生，1969年参加工作，197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当时为气象系）。曾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气象台、青海省气象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局、青海省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青海省气象局政工处、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等地工作。40多年来，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有《青海气象史》《雪域三江唱大风》《风踪云迹》《情依高原》等书。

目 录

梦断江源岭	1	高谈阔论吃喝拉撒	79
大珠小珠落玉盘	7	业务培训之后	87
金色的幸福河畔	15	高山艰苦站的地面观测工作	92
婚姻大事	20	告别帐篷进新房	96
尹局长和他的两个搭档	27	白玉山与司机张辉	102
江源岭气象站的新站长	33	张辉与楚彩霞	108
全站动员会	38	集体乘车打猎	115
动员会上副站长		误打牦牛	122
曲德的补充动员	42	世界第三极上的沙尘暴	129
瘸腿老刘和他的养生法	48	站上的男人们	136
小组会上遇银梅	54	郑同拜访机务站	144
江源岭地区的第一场舞会	59	酒醉机务站	151
琐碎无聊也快乐	65	圣女诸葛金一萍	
报务员何云与两个站长	72	与身边的姐妹们	157

金一萍的世界观	164	柳云飞怒上江源岭	264
袁大魁的成长之路	170	何云与柳云飞	271
袁大魁的爱与恨	178	郑同巧劝柳云飞	277
雨过天晴之后	187	金一萍与老姑娘银梅	284
国庆节醉酒	195	金一萍的爱情观	289
曲德与柳云飞	202	金一萍的婚后生活	296
高山上的生活乐趣	210	玉女凌雪	305
全州气象台站长会议	217	气象站变了	312
各人的心思	225	赏雪	319
尹局长	231	雪野中的气象男女	326
借酒谈心	237	邂逅猢猻说哈熊	334
当酒喝到微醉时	243	脑筋急转弯	342
支边人的后代白玉山	247	脑筋急转弯后面的故事	349
白玉山与刘素琴	255	郑同、白玉山与袁大魁	358

喝茶论诗说气象	364	友好就是善待他人	444
郑同与瘸腿老刘	372	四坡沟气象站上的人和事	450
气象站的学习园地	381	苦酒该由谁喝	455
通测合一起风波	386	借酒壮胆夜敲门	462
青海气候	392	婚姻生活中的是是非非	468
祖先们气象意识的转变	398	戈壁滩上散心	477
气象讲座进军营	406	省城老友相聚	483
六个命题探人生	411	心心相印朋友情	490
台站班子大调整		白玉山的沉沦	498
曲德心里愤不平	417	何云的爱恨情愁	503
七项处理决定	425	二上江源岭	509
三个姑娘的坚守	432	此梦做得不寻常	515
另一类高原艰苦站		人生是一场苦涩的践行	523
——四坡沟气象站	439	夫妻间的那点事情	532

凌雪坎坷的婚姻之路 537

瘸腿老刘近况 546

白玉山祭拜亡友 554

同进酒 560

挺立在石缝里的雪莲 570

50后周劲风 576

蒙古族姑娘道里玛 581

三个女人一台戏 588

心灵的坚守与诱惑 594

令人心寒的工作调动 602

红云的爱情婚姻观 607

郑同心里的小九九忘忧花 614

高山旷野上的沉思 619

无奈的爱情咏叹调 626

调令到了 632

车上一梦 639

在张站长家的饭桌上 647

从香河县回省城的路上 655

顺不顺心都往前走 661

梦断江源岭

“不好，龙卷风！”

郑同惊叫了一声，还未来得及趴下，手中的绳索便把他拦腰缠了三圈。接着一声风啸，他像被拔出来的一个萝卜，在超级探空气球的牵引下迅速离开了地面。飞过屋顶，掠过山峰，钻进了汹涌澎湃的云涛之中。

就在离开地面的刹那间，他隐隐约约看见了人们所住的帐篷、晾在院子里的被子、床单、衣服、裤子等，连同观测场里的地温表、雨量筒、风向杆上的风标以及地面上的垃圾通通被卷进了杂物旋转的空中。被固定死了的风向杆、天线杆严重扭曲，无人自动气象站的设备毁坏殆尽。从石头房里冲出来的银梅、金一萍等人拼命地奔跑着、哭喊着，似乎想抓住牵引气球的绳子，把自己从空中拽下来。

青藏公路上，一辆辆正在奔跑着的载重汽车，玩具一般被掀倒在公路一侧的凹地上。江源岭气象站的那辆破“嘎斯”，刚开到公路上，便被无情地卷上了高空，又被摔到了地上。司机张辉头破血流，坐在他旁边的刘素琴、吉玛披头散发，拼命地拍打着驾驶室变形的门窗，歇斯底里地喊着。韩玉洁和黄雨辉的头撞到了值班室的墙上，曲卷着身体，痛苦地抽搐着，却没有人前去拉他们一把。

“完了，完了，全完了！一切的一切都……”他顿时心如死灰，陷入极度的绝望之

中。

呜——强大的气流嘶叫着把他掳到了更高的高空，像是一只失控的风筝。

云中的路坎坷不平。气球在高空急速地旋转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绳索所牵引的无线电探空仪却无动于衷，继续将测到的温度、气压和湿度数据接二连三地发往地面接收系统。

风雨刀子一般划在他的脸上，疼痛难忍，接着就麻木了。他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埋怨，更无心思观看云涛中那诡谲的“风光”。当一道炽热的白光从身旁掠过之后，他发现，自己正挣扎在龙卷风那令人恐怖的腹腔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完蛋。

“唯有气球不碎，飘到下沉气流区，几米直径的特号气球或许还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他想，然后下意识地用僵硬的手指碰了碰滑溜溜的绳索，希望能再结实一些，千万不要断开。短短几秒钟，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所有的神经一律围绕着“死亡”二字打转……

突然，眼前一亮，奇迹出现了：云缝里露出了一缕湛蓝的天空，灿烂的阳光从翻腾着的云体中钻了出来，气球冲出了云堆雾砌的天幕，急剧下落。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如果不出意外，气球照这样下落，说不定还真的有一线生机呢！”

他定了定神，向前扫了一眼，乖乖！云峰像是被烈火烧开了的一锅污水，不停地翻滚着，其中两块云体的右下方各伸出了一个长长的“9”字形尾巴，心里顿时又凉了下來。

这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龙卷风。它的破坏力巨大，风速每小时可达250公里以上，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水缸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单凭那个高速旋转着的大象鼻子一般的漏斗状云柱，就能毫不费力地把地面上的人畜器物等掳上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高空。

“哼！只要我不死……”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俨然像攥死了仇敌的英雄，对着尸体不管不顾地吐了一口。他甚至有些得意，惊恐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恶狠狠的笑容。

“等着吧，待我落到地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值班室看看白玉山、道里玛、田虹几个人怎么样了，然后向她们说说自己的遭遇，让她们也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再往后，等两个女儿长得再大一些的时候，就向她俩吹吹他老爹的这段危险而光荣的经历。正当他沉醉在幻想之中的时候，鸡蛋大的冰雹铺天盖地地朝他砸了过来，吓得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随着一声风嘶，气球再次腾空而起，紧接着啪的一声爆了，炸成了纷纷扬扬的碎片，雪花般夹杂在密密麻麻的冰雹之中。他顿时成了一根长长的冰柱，携带着呼呼的风响，伴着张牙舞爪的闪电和震耳欲聋的雷声，朝着黑洞洞的无底深渊坠去。

“这下真的完了，绝对是死定了！”他责怪自己，“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完全可以推迟甚至取消放球，但觉得使命在身，责任重大，执意要放。怎么就这么傻、这样大意呢？明明看见了翻滚着的乌云下面有令人恐怖的漏斗下垂，而且知道它马上就会过境，横扫一切，却仍然一意孤行，不改初衷，为什么就没有想到等一等再放呢？结果弄成了这样！死就死吧，不管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都已无关紧要，只要那些气象资料不要被洗劫一空就行。”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本能地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不知是怎么回事，风雨冰雹却戛然而止，周围再没有了一丝儿动静。死一般的沉寂中，他战战兢兢地睁开了双眼，迷迷糊糊中见袁大魁、倪挺威、韩星、阿周在值班室的门前席地而坐，兴高采烈地划拳喝酒，夸张地比划着手势，粗野地开着玩笑。周劲风、韩星、阿周、小唐等人在专心致志地打牌。更让他生气的是曲德与何云、杨阳和惠新月竟然还在热吻！这么危险怎么就不知道避一避、躲一躲呢？连野生动物全都藏得无影无踪！他们却好，像是不知道龙卷风的危害似的。尤其是瘸腿老刘，都是老气象了，还夹着破本子，拿着半截铅笔，没事人似的，与凌雪肩并着肩，一边说笑，一边若无其事地朝观测场走着，还热情地和谁打着招呼。从容不迫的样子，悠然自得的神情，绝对胜于闲庭信步。这些人都怎么了？搞气象竟然没有一点儿避险意识，倒像是一群无心无肺的疯子，一群无知无畏的顽童。

好长时间过去了，郑同并没有看见恐怖死神向他招手，也没有听到自己落地的响声，更没有看到自己血肉横飞的模样，似乎是一块厚厚的云托住了他，又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接住了他，更像是落到了柔软无比的雪被上。自己没死，还活着。他连忙睁开双眼，定了定神，掐了掐下巴，确信自己仍然活着，沉甸甸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噩梦醒了，心口还在咚咚乱跳，额头上浸着密密麻麻的汗珠。这才想起，因为天好，自己特意带着虎子来这里，本来打算坐着休息一会儿，消消心中的郁闷，驱走难耐的寂寞，却躺在暖融融的缓坡上睡着了，怀里还抱着站上的那支双管猎枪。敢和狼、熊搏斗的狗状元虎子见他醒来，撒着欢儿跑了过来，又是高兴地摇尾巴，又是亲热地嗅他。

虎子是大伙儿极为宠爱的一只可可西里藏狗，体形高大，深通人性。它还有着一

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曾经只身咬死过一匹健壮的孤狼和几只狡猾的狐狸。在郑同眼里，虎子绝对优于德国的大丹犬、法国的圣伯纳犬等世界名犬。虎子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它十分清楚郑同睡觉的这个地方，是狼群和熊经常出没的地方。它见主人贪睡，不敢跑远，就卧在离郑同几米远的地方，警惕地搜索着四周，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郑同瞄了一眼火辣辣的太阳，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捂着咚咚乱跳的胸口，深情地注视着虎子那一身漂亮的黄毛，感激地笑了。

“幸亏是个梦！”他自言自语着，“若真的遇见了龙卷风，那就惨了。”这个急速积聚能量、瞬间又能释放的怪物，会把小小的江源岭夷为平地。别看它的尺度不大，只有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持续时间不长，却有着超强的破坏能力，在引发雷暴、冰雹的同时，还会把地面上的植被、尘土、泥沙、人、畜、器物，甚至汽车、房屋卷上云霄，然后再扔到别的地方。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断砖碎瓦，墙倒屋塌。人畜除了钻进掩体以外，躲都无法躲避。

“唉，连做梦都做噩梦。不是说好人好梦吗？”

打记事起，自己就没有干过什么坏事，长大以后更是努力争做好人好事，经常受到大人物的表扬，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做这种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噩梦呢？梦由心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江源岭地区属于典型的高原性气候，年降水量300毫米左右，但降水日数很多，连在戈壁滩上司空见惯的尘卷风都难得一见，更不要说发生那种时速能超过250公里、让人不寒而栗的龙卷风了。

如果说自己是对无线电遥控自动气象站的对比观测工作情有独钟，为高原气象事业的发展着想，替山上的兄弟姐妹们的出路担忧，夜里做这种梦还能马马虎虎说得过去，但这是大白天啊！无论怎样殚精竭虑，也不应该在这里白日做梦啊！况且自动气象站目前也仅仅是处在试验对比观测阶段而已，投入业务使用还遥遥无期呢！显然是自己的心事太重，思想压力过大，焦虑不安，梦中的情景才会那样地清晰，那样地恐怖。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性生活和梦生活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无论缺了哪一种，都是不健康的。看来，人生一世，除了工作，除了吃饭穿衣，除了生儿育女、娱乐玩耍以外，还真应该有梦，不管是好梦还是噩梦。不然，就不配称作完美的人生。回去以后，得给弟兄们说说，活着，就要开开心心地生活，高高兴兴地工作，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只有笑着睡去，才会笑着醒来，中间才不至于乱做噩梦。

梦中的无线电遥控自动气象站，实际上就是一种无人操作、能够自动定时观测、自动记录和自动对外发报的地面综合气象观测仪器，简称无人自动站或无人站。这种仪器

能够自动测量气温、气压、湿度、风向风速、降雨量、云高、日照时间、雷暴活动、太阳辐射等多种气象要素，能将测量的数据自动传输到预定的地方。显然，它是取代人工的最佳选择，是艰苦气象台站今后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由于它的测量精度较低，达不到相关的标准，从而限制了布点的数量和布点的速度。怎样克服这些缺陷还是一个难题。一旦这道难题被攻克，就能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效地降低观测员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还能获取更多高质量的气象数据。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仪器革命，不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奋战在风云一线的气象人来说也是莫大的福音。

然而全州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仅有一个，而且一直处于观测对比阶段，根本无法投入业务使用，就更谈不上去满足高原本身以及天气下游广大地区气象预测预报的需要了。从1965年在江河源气象站设立第一个无人自动站开始，十几年过去了，自动站一直问题不断，连老鼠咬断数据传输线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省气象局再次把无人自动站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却因政策、资金、技术、人员素质等一系列原因，进展比较缓慢。自己有幸在江源岭从事自动站前期的实验数据对比观测工作，那是自己的运气好，也是组织上的信任，不要说吃一些苦，受一些罪，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嗨！又在玩英雄情结了！这根本就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事情！想了也是白想。不过，如果无人自动站真的能够取代人工，兄弟姊妹们就可以从艰苦卓绝的境地彻底解脱出来。”

唉！怎么又胡思乱想了？今天真的不该到这里来，一只兔子没有打上，还莫名其妙地睡着了。真荒唐！怎么能一个人跑出来躺在这荒山野岭上睡觉呢？海拔这么高，万一出现意外，遇到了不测，怎么向组织上、父母亲和红云交代呢？想到这里，他有些后悔，准备下山。然而一连两次却没有坐起来。穿得太厚，身子又被军大衣紧紧裹着，怀里还抱着一杆猎枪，哪里说坐就能一下子坐起来呢？真蠢！他嘟囔着骂了一声，索性继续懒洋洋地躺着。

郑同睡觉的地方是一座小山丘的阳坡，海拔高度少说也有4800米。阴坡睡不了人，阳光越强，就显得越加潮湿寒冷。小山丘的阴面和阳面，都稀稀拉拉长着一些叫不上名字、叶片坚挺的闲草野花，石头碎片中还有一些毛茸茸的雪莲。山丘下面，是一条望不到头的小河，河床有一百多米宽，中间流着一股清清亮亮的河水，透过水面能够看见鹅卵石和碎沙铺着的底儿。河两岸是密草覆盖着的几乎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兔子窝和老鼠洞，常有三三两两的狐狸出没，白玉山就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狐女河，希望不

时能有美女出现。山高、缺氧、草硬，兔子肥，老鼠、哈拉、狐狸更肥，胆子也大得惊人，快要到它们跟前时，才会慢腾腾地跑开或者就近钻进洞里，人无论如何追不上它们，连膘肥体壮的虎子也只是追一阵子抖抖威风而已。

狐女河的上游，是弯弯曲曲的哈拉沟。哈拉沟从可可西里山脉流下来以后，在江源岭西边钻入楚玛尔河的怀里，然后一起流向东南，汇入通天河中。狐女河、哈拉沟以东不远，就是大黑蛇一般的青藏公路。公路上，一辆辆来来往往的大卡车小甲虫一般在蛇背上缓缓蠕动。

蓝天如海，没有一片云，没有一丝风。西边天际，神秘、矜持的可可西里山脉放射着淡淡的青光，北边傲视群雄的昆仑雪峰闪着凛冽的光芒。草原一望无际，湖泊一片死寂，除了火辣辣的太阳、粼粼的波光和孤独寂寞的自己以外，不见一个人影，连小鸟呼朋引伴的叫声也听不到。空旷的高原显得单纯简洁，单纯为无边无垠、空空荡荡，简洁为蓝黄绿三色，三色的交接处，是那永远也无法接近的地平线。

郑同呆呆地望着远方，臆想着地平线那七色彩带一般的模样，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说是在思接古今、神游八方，神志却越来越清，想象中的情景越来越丰富、清晰起来。“有人的地方才有故事，这里却看不见人影，听不见笑声，死寂一片，自然不会有故事发生。”他觉得在这渺无人烟的高原腹部里，除了自己和自己身边这些满怀“凌云壮志”的人以外，还有谁愿意来这里呢？自己如果不是为了重温那次不同寻常的旧梦，也绝对不会再来这里故地重游，更不会傻瓜似的，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地上听天地私语，向听不懂人话的雪山、草原、湖泊吐露心声。

大珠小珠落玉盘

许久，他舒舒服服伸了一个懒腰，恋恋不舍地坐了起来，痛痛快快地打了两个喷嚏以后，顺手摸起一块小石子，站起来使劲儿朝哈拉沟方向扔去，希望能轰出一两只兔子或者别的什么小动物来。

果然，石子落处，两只兔子摇动着肥胖的身体，晃晃悠悠向前方跑去；一群麻雀噌的一声从草丛里飞起，然后又落到附近的草丛里。虎子高兴了，抖动着魁梧的身体，威风八面地追了过去，把那一对兔子撵到了附近的一座滞留着残雪的山丘以后，又调过头来，把那群无辜的麻雀赶过了哈拉沟对岸。

一年前的今天，也和现在一样，蓝天如洗，白云朵朵，没有一丝儿风，没有一丝声音，更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火辣辣的太阳不知疲倦地放射着针一样的光芒，把江源岭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全部纳入紫外线的射程之中。10点左右，郑同和妻子红云缓步来到了哈拉沟西岸，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边兴致勃勃地在灼人的石缝中寻找那些多年才能成熟的雪莲。红云看着一朵雪莲那紫色的花瓣，闻着它散发出来的清香，忍不住赞道：“这花真美！”

“像不像我们站上的那些姑娘？”郑同故意问她。

“原来我以为这里的人都和你一样，全是些没心没肺的人，没想到一个比一个有见

识。”

“再不说这里是藏污纳垢了吧！越是不显眼的地方越能藏龙卧虎。这些人别看平时不咋的，其实就跟这顶风傲雪、凌寒怒放的雪莲花一样！说起话来，办起事来，绝对不同寻常。你想嘛，站上光大学生就有好几个呢！”郑同不无得意地说。

“这么多高学历的人堆在山上，太浪费，又不是大学生多得用不了！”红云不解。

“一直就是这样。”

“应该把人放在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

“凡是人才，大多清高孤傲，被领导看上的不多，因而学非所用、大材小用的不是少数。这些家伙，说话像吃了垃圾桶，流起泪来大雨滂沱，跺脚就是雷鸣电闪，生起气来绝对就是沙尘暴！那些女的，花容月貌，干起事来，却像母夜叉一般，哪里会受头们的欢迎？”

“金一萍、何云她们我还不清楚？说她们办事莽撞，其实一点儿也不莽撞！尤其是刘师傅，文质彬彬的，一看就不是个凡人。”

“别看他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俏皮话也多着呢！骂人都与众不同。在州上的时候，他被一个泼妇骂得狗血淋头，还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挨了一个耳光，气得他七窍生烟，骂道：‘不可理喻！莫非吸的不是空气而是氨气吧？’你别笑，我一点儿也没夸张！”

红云点了点头，说脑袋发胀，两腿发软。郑同连忙递给她一朵雪莲，让她放在鼻子跟前嗅着，扶她躺在了灼烫的沙丘上。

红云身材颀长，五官俊美，皮肤光鲜。乌亮的长发，随手一绾，飘逸着一种散漫不羁的风情，波光流转，顾盼生情的眼睛里充满了自信，含着几分骄傲、几分炫耀、几分野气。在柯州政府所在的弹丸之地上，在那个不足百名职工的气象局大院里，自然会引来男人们异样的目光，因而也为别的女人所嫉妒、所愤懑，包括柳云飞在内。

一次，这个头与肩膀之间似乎没有过渡的女人和红云走在街上，见许多男人回头，心想射来的目光中有一份属于自己，觉得非常受用，于是妩媚地回眸一笑，看那些虎视眈眈的男人是怎样的受宠若惊。结果，那些色鬼们盯的不是她而是红云。这让她感到十分失望，小伙子们没经验，以貌看人，弄不清女人的魅力所在。又看中老年人的反应，一看彻底失去了自信，连那些老不死的都不正眼瞧自己一下。更让她受不了的是自己的丈夫曲德，见了红云，魂不附体似的，一点儿也不顾及妻子的感受。上床以后，摸着自己的皮肤，贼声兮兮地说：“亲爱的，女人三十而妖，你二十九了，可不能只顾着向横的方面发

展了！看这像不像是一只装满了豆秆的麻袋？里面装些麦草，也会平滑一些。”

“滚一边去！”柳云飞怒眼圆睁，“什么妖不妖的？像麻袋又怎么了？说明脂肪多，弹性好，抗寒！那个细皮嫩肉的想胖还胖不起来呢！难怪见了人家眼睛发直，拔不出来似的，原来是嫌老娘胖，有本事去找那杨柳细腰的去！”

骂罢赌气地转过身去。曲德哈哈一笑，识趣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柳云飞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些比她年轻漂亮的女人。和这样一个总是喜欢对好人好事进行负面评价的女人在一起，无疑是与虎相伴、与狼共舞。更为糟糕的是，每当他闭上眼睛，面前总会莫名其妙地浮现出柳云飞的姐夫——州气象局丁副局长的影子。这影子就像是一件被裁缝“翻新”过的衬裤，但又无法启齿，只好哑巴吃黄连——把苦咽进肚里。

高原的雄奇和卓绝的风光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举目眺望，远方雪山洁白晶莹，周围湖泊碧波荡漾，近处清流纵横交织，把点点片片、星罗棋布、晶莹剔透、波光粼粼的沼泽水泊串联成网。辽阔、空渺、寂寥、黄绿交错的大地上，海市蜃楼像是展翅欲飞的高原之魂，摇曳不定地游荡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之中。

红云缓缓地变换着目光的距离和角度，目不暇接地望着远处的雪山、草原、湖泊、海市蜃楼，附近的水鸟、金雕、哈拉……心情顿时被漂洗得剔透明亮起来。

“好一幅‘大珠小珠落玉盘’啊！”红云被这壮丽景色所震撼，不觉大声惊叫起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美的景色！”

她没有想到楚玛尔河两岸竟是这样幽雅圣洁，这样温柔沉静，这样博大精深。仿佛是被某种巨大的魅力所吸引，所鼓舞，她从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出发，一路蜿蜒东去，穿过高山，穿过峡谷，穿过草原，汇入波涛汹涌的通天河中。红云望着这孕育了无数生灵的母亲河，敬畏之情不觉油然而生，浮如飘絮的思绪化为简单的概念，胸中的郁闷顿时被驱散。直到心灵再次复苏，才很不自愿地收回了那似乎是凝固了的目光。

郑同见红云这样，不失时机地介绍说：“这就是著名的青南湿地，她不仅孕育了滔滔万里长江的第二源头——楚玛尔河，还培育了名目繁多的高寒沼泽草甸植被，使青藏高原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栖息着众多的珍禽异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每年一度的数万只藏羚羊大迁徙活动。”

“简直是太美了！美得我都没有办法形容！”红云感叹。

“如果你有兴致，明天穿上皮大衣，围好围巾，我带你来这里看日出日落。在这举目千里的地方观看要比站在大山顶上、沙漠深处、大海岸边看更加过瘾。”

“真的？”